

浩气长存天地间

□王征社

在中国共产党96年漫漫征程中,有一个名字不能忘记。他曾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革命时期,是他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工人大罢工;中央红军长征后,是他独立领导南方8省游击健儿开展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七七事变后,是他奉命将南方8省14块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随后,是他与叶挺军长率领新四军4个支队开赴华东、华中前线,驰骋于大江南北,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他就是彪炳党史、军史、共运史鼎鼎有名的大英雄——项英。

我曾多次到过皖南泾县云岭,每每看到新四军军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巍然矗立着国家前主席杨尚昆题写的“项英同志浩气长存”巨大铜像时,忍不住三鞠躬。青山无语,绿水长流,英雄虽远逝,千载留芳名。

项英系湖北武汉人,初中文化,在那个年代可以算得上半个知识分子,他15岁进入工厂当工人,白天做工,晚上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刚强自信的不屈性格。项英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大革命时期,项英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他参与领导的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2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成为全国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

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项英军事文选》记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项英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军史上的多个第一。例如,1933年6月30日,项英以中

革军委代主席(此前,他曾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成立纪念日(见《文选》第78页),后来,“八一”就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此外,1930年12月,项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制止肃反AB团;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任命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这在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建立红军立功授勋制度,主持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主持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等盛大活动,决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等,这些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上,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南方8省3年游击战、白山黑水14年抗日是最为惊心动魄、苦难辉煌的历程。项英有幸在赣南粤北的深山老林里领导了红军3年游击战。我最近翻看了《陈毅诗词选集》,在项英老战友陈毅的笔下,涉及3年游击战的诗词颇多,除了家喻户晓的《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外,陈毅在《野营》中写道:“恶风暴雨住无家,白日野营转战车。冷食充肠消永昼,禁声打面对山花”;陈老总还在《油山埋伏》中写道:“空山夜静忽闻狼”,“持枪推枕猛起坐”;陈毅还在《三十五岁生日寄怀》诗中写道:“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今日读来,仍觉悲凉。

据1995年10月,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项英传》记载:赣南3年,项英领导红军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

智,百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3年的殊死斗争。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国民党原定的三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决议,是党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奖赏。无怪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1937年12月,项英参与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后,到达武汉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和长江局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手干部配备的前提下,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他和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开赴前线。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共10300余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结,完成了组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已发展壮大到近10万人,差不多壮大了10倍。后来陈毅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1998年,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这些评价,在我看来,项英同志当之无愧!



铜官山

仙境

张辉耀 摄

子非的“淘书吧”

□吕达余

久闻有文友名唤着子非的,于淮河边一小巷中,开了一间“淘书吧”,文友们多有往之者;淘书之时,或品茗,或闲谈,或开小讲座,在文友圈子里,甚是有些影响。初闻却有些诧异,实体书店纷纷消亡,这时候开书店,还能办得下去吗?这一日得了闲,便迤迤然寻了去。

小巷不长,小巷无名,多小饭店。我来已近午时,文友子非的“淘书吧”,杂于饭香与酒香间。入内,则一蜗居也,四壁皆书,新旧杂陈,书香盈室。子非正闲坐,里间并无一人。见我至,则欣然,寒暄毕,随我在“吧”内巡行。书籍的种类颇杂,单卷本书固多,成套成卷者亦不少,皆系子非私家藏书。我不免有些讶然,惊叹于子非藏书之富。

子非年四十余,乃本城资深书虫,喜写作。自

言当年购书情状,凡本城大小书店,无不悉知。当年居乡下,闻某书店有某书至,则乘公交车即往,必购之而后快。且爱书成癖,所藏书,多用防水纸包封面,自云为此费时不少。这一点颇有作家孙犁之风,孙犁也爱对图书包封面,补破旧。我为之不解;既购书爱书如斯,今日何又割舍?子非言自己无事,开一书吧,出租并售书,为文友交流场所,且兼营复印、文具、冷饮等事。

觅得《袁中郎散文》、《古诗撷英》、《明诗评选》等数册书,置于非案几上。子非对我言:下次来时可借阅,不必非购而归之。坐而与子非闲谈。子非泡茶且置小茶点,我见之颇为讶异:文友书友多来,听说你皆以茶待之,能够支撑得起么?子非说茶叶乃某文友所赠,文友们很支持“淘书吧”,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大家能够常见面小

初三

□臧玉华

初三,说的不是阴历时日,是一只猫的名。“怎么不叫小三?”第一面,我便讥笑它,它当时就站在我家的木梯上,小脸拉的很是难看,那表情里分明藏着高冷,又有点低眉顺眼。

低眉顺眼和高冷,似乎很矛盾,矛盾的还有我的心情。我喜欢它的媚样儿,我不得不考虑孩子的请求,可对于宠物的情感建立和被迫割舍,还有生活上的种种麻烦,我想的很多,要命的是,家里已经有一只名为“多多”的中大型犬。老公说,暂时留它落脚,等寻到好人家,再送走也不迟。它就这么心安理得地住下了。他再也不提送走的事情。

一日一日的,我照顾它的起居,一口一个“初三”唤着,如待小女,它端着臭架子,瞧都不瞧我一眼。嗨!名字对它来说,实在是多余。

猫犬是仇家,谁都知道,我想这下家里热闹了,我等着看热闹呢,比如狗把猫咬伤,猫把狗脸抓破,天天你追我杀的。可它们怎么就和谐了呢?同一个屋檐下,竟相安无事,大部分时间里,常常是多多睡大头觉,初三贴着阳台护栏看风景,有时也各怀心思。偶见一次,多多将初三逼入拐角,又是亲脸蛋,又是亲屁股的,它当初三是姑娘了,初三无处躲让,突然跳起来,用一只前爪,迅速打了多多一个耳刮

子,然后扭了扭腰身,一溜烟就窜到楼上,多多憨厚好脾气,眼看着一场打斗,没了下文。

渐渐,我已习惯有猫狗的日子,辗转尘世的累,在狗的簇拥、“喵呜”的撒娇声中就被驱散了。初三长相唯美,偏于安静,夜晚的时光,常常是它伴我,它看我翻书,看我打字,它就躺在我对面的皮椅上,看着看着就打起呼噜来,那声线实在特别,像走一截子山路,转几道弯,高低起伏着,娇弱喘息着,夜深人静时,简直妙不可言。

它也有活泼好动的时候,毕竟年龄还小,约莫一周多吧,它在楼上房间里,练就一套拳术,跳跃、翻滚和空中抓挠,身姿妖娆,动作灵巧,一招一式,有点范儿,像是遇见老鼠鼠应急用的,什么时候学的呢?它从不出门,我猜这些功夫一定来自娘胎的启蒙教育。它瞥见我在偷瞄,竟有些害羞,贴着墙根,倏忽就不见了。

我喜欢它了,它也开始与我亲近,下班回家,它总是在我的脚边磨蹭。

想起钱老,他们住在清华园的时候,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邻,两家各养了一只猫,有时难免争斗,爱猫如命的钱钟书,听到打斗声,哪怕是寒夜,也会披衣下床,拿了早已备下的竹竿,帮自己的猫打架。且不论文人之间的磕绊,

谈。说起这位文友姓名,却原来是早认识的,是女性却有豪侠风。

子非说,有些文友将自己的藏书送“淘书吧”,但子非都用于文友间的交流,喜欢的就拿去并不取值。他不做旧书的收购与出售,只出售或出租自己的藏书。除熟悉的文友与书友,来者多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学生,学生以租借图书为多。学生们很喜欢这间“淘书吧”,且与子非多有交流,学生们很喜欢子非“老师”,还把“淘书吧”的事写进自己的作文。子非为鼓励这些学生读书,凡来借书的学生,还所借书的时候,若写有一篇读后感,则不再收取租金。

我说,像你这样是无法挣钱的。子非云,经营果然是困难的。子非说本不想挣钱,只要能坚持就行,不能坚持了再说。忽然想起文友们曾议起子非,说他的网名为何叫“子非”。据熟悉他的人说,是来自《庄子》里的一句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是这样的么?

临告辞时,我心里说:子非,只要你在,我就会来。

单纯就帮猫打架的事,瞬间觉得文学大师有爱,有趣。我喜欢简单的人和事。

原以为日子可以一直这样和风细雨的,前不久,初三居然在床上“画版图”,尽管事出有因,还是不可饶恕。“初三——”,我尖叫一声,旋即发起疯来,把床上的铺盖卷了出去,想想又不舍得,拖到卫生间,用开水烫,用冷水淋。

它早已跑得不见踪影,和小动物我无法计较,矛头的指向便是他,他才是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个人的偏执爱好,家里几乎成了动物园,而他又缺少担当。我的嘴里不断吐出冰雹子,颗颗砸向他,他的拳头终是擂向餐桌,一切便戛然而止,彼时,一根狗毛在他的嘴角和鼻翼处风雨飘摇。

糟糕的心情还未来得及收拾,领养猫的人就来了,不得不赞朋友圈的强大,我借口有事,冷着脸出去了,后面的事情就不甚明了。据说,初三的反应特别强烈,又抓又挠的,就是不肯走,后来是硬塞进包里,蒙着眼睛离开的。想像着一场撕心裂肺的离别,我的心情更加不好受。

不断追问:初三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只要它过的好,我也就安心了。他说我虚伪。

一日,他伙多了几杯;你要再能收留初三,我给你磕六个响头。

……

夜,温柔的有如猫,缱绻、慵懒,忽然想写文,为猫写文,迷蒙中,名为初三的猫,在我的对面,圈在皮椅里打鼾。

文联龙潭肖村采风(七绝八首)

□周宗雄

一

清风送我到龙潭,
满目青山披绿袂;
狗吠鸡鸣人鼎沸,
山村巨变梦亦香。

二

小桥流水满庭芳,
道是农家情一腔;
杏树枝头挂硕果,
朝阳送暖映高堂。

三

明星大院穿梭忙,
百日盘桓不愿还;
借得山乡一缙绿,

人生从此更风光。

四

状元一去不复还,
古道空余拴马桩;
一把枯骨回故里,
满怀抱负也枉然。

五

百年古树村口立,
道骨仙风独显影;
过客凝神细细看,
高歌一曲慨尔慷。

六

古宅森森阴翳寒,
无穷轶事腹中藏;

忽听夜半一声叹,
犹疑故人复而还。

七

泉流蜿蜒山中淌,
拾韵满怀难尽欢;
鸟雀也知农人事?
亮开金嗓唱得忙。

八

春风送暖到山乡,
美好乡村建设忙;
刨掉穷根开富路,
千秋大业郁苍苍。

五月的江流(外二首)

□吴笛

没有任何阳光
穿透万重茫茫

江水浩荡 江流浑浊
永远不息向海的歌唱

白帆远逝
峨冠博带的形象
千年了
仍屹立风口浪尖上

人活百年
魂却可万代流芳
人心才是供奉不朽的神龛

流放的只是肉体
江水滔滔
独立自由的思想
爱国为民的情感
年年五月的江中汹涌
……泛滥

宁可怀石沉沙 中流砥柱
也不随波逐流
一年一度
涤荡我们内心精致的忧伤

谁也粉碎不了波浪
呐喊浩瀚
浪花一定会在潮流中
漫卷美丽 漫卷海的力量

哪一天现身市井 佯装已死
化身西施
刀鱼已炼成了一把快刀
宰的却不是真正的仇敌
可怜一排排人民币
……躺倒

刀鱼已炼成了一把快刀

愤怒的河豚

江湖盛传
刀鱼已炼成了一把快刀

全拜万物之灵的人
所赐

夏夜(外一首)

□方青

夏夜
总有不速之客
给你送来
大包、小包、VIP
还耀武扬威,吹着喇叭
红色派个不停

不忘拍打拍打自己
心底升腾起阵阵怒火
誓言要将之一掌打尽
即使流的是自己的血
也决不姑息

致夏

让你
手舞足蹈的同时

摇起你的车窗吧
捲起你的衣袖

不动,你都可以
汗流浹背,挥汗如雨
不是夏
你哪能如此轻而易举
酣畅淋漓
奢谈什么人生美丽

此行

□朱剑

夜色如墨,细雨如梭。风声、水声、轮机声此起彼伏,远处零星模糊的灯火勾勒出江岸朦胧的背景。

我在工作,也是又一次的心路航行。身为一名矿山保卫人员,此行,我肩负着押运的任务,责任重大,因为与我同行的还有满仓的铜精砂,那可是全矿上下满月辛勤劳作的成果,监护运输卸船的过程中,容不得丝毫闪失疏漏。

这是条私人货船,一对五十来岁的老两口以跑航运为营生,和蔼可亲。因为工作性质,吃住都得坚守在船上,总感觉多有叨扰,所以上船前多买了些菜肉以作贴补。船老大很善谈,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当兵退伍在省城工作,女也在外地,都久不在身边。夜间的江面,傍着些许的风雨,感觉有些清冷,抬眼望去,这漆黑夜空偶有闪电划过,暴雨有可能骤然而至。围绕着货仓攥拉着每根雨布系绳,浪花就在脚边翻腾。“注意点,要小心”每回我前去货仓舷板检查雨布,船老大总会关心的叮嘱我,还执意拿了件雨衣给我披上,怕我淋雨受凉,顿时感觉有一丝暖意涌上心头。

到达指定码头已是凌晨时分,老两口一

个撑着船舵一个船前船后套栓泊绳,他们不让我帮忙,我知道那是种关心。船身停泊稳当,轮机声骤止,可耳畔依然嗡嗡作响。我坚持着在船驾驶室靠着眯会,那里一睁眼就能俯看到整个货仓。过不久天就要亮了,想起儿子熟睡的模样,忽感疲惫好了许多。

质朴的老张和往常一样,天一亮就已早早的来了,随他检验了货仓的每条封签,做好记录并拆封,准备卸船。他告之我,唯恐天气突变的影响,“上面”已经组织协调接收单位、车辆运输部门和码头务必于当天加班完成全部卸装工作。随之,码头很快的紧跟着忙碌热闹了起来,防止装卸过程漏洒的宽大帆布垂放进了货仓,运输车辆也陆续到位,两台巨大的吊机同时起动,抓斗稳稳的伸将过来,拎运装车。目视着这提将上去的一斗一斗,凝重的心也随着船身一块儿渐渐减轻。

卸运进程很顺利,下午五点,开始最后的清仓步骤,当严格把关好货仓的仓壁、仓底清理干净,我的此行即告结束。

向老两口道别致谢,背上行囊踏上返乡的归程。夜色已即来临,确已不再风寒,一脚迈上大地,原来如此舒坦。